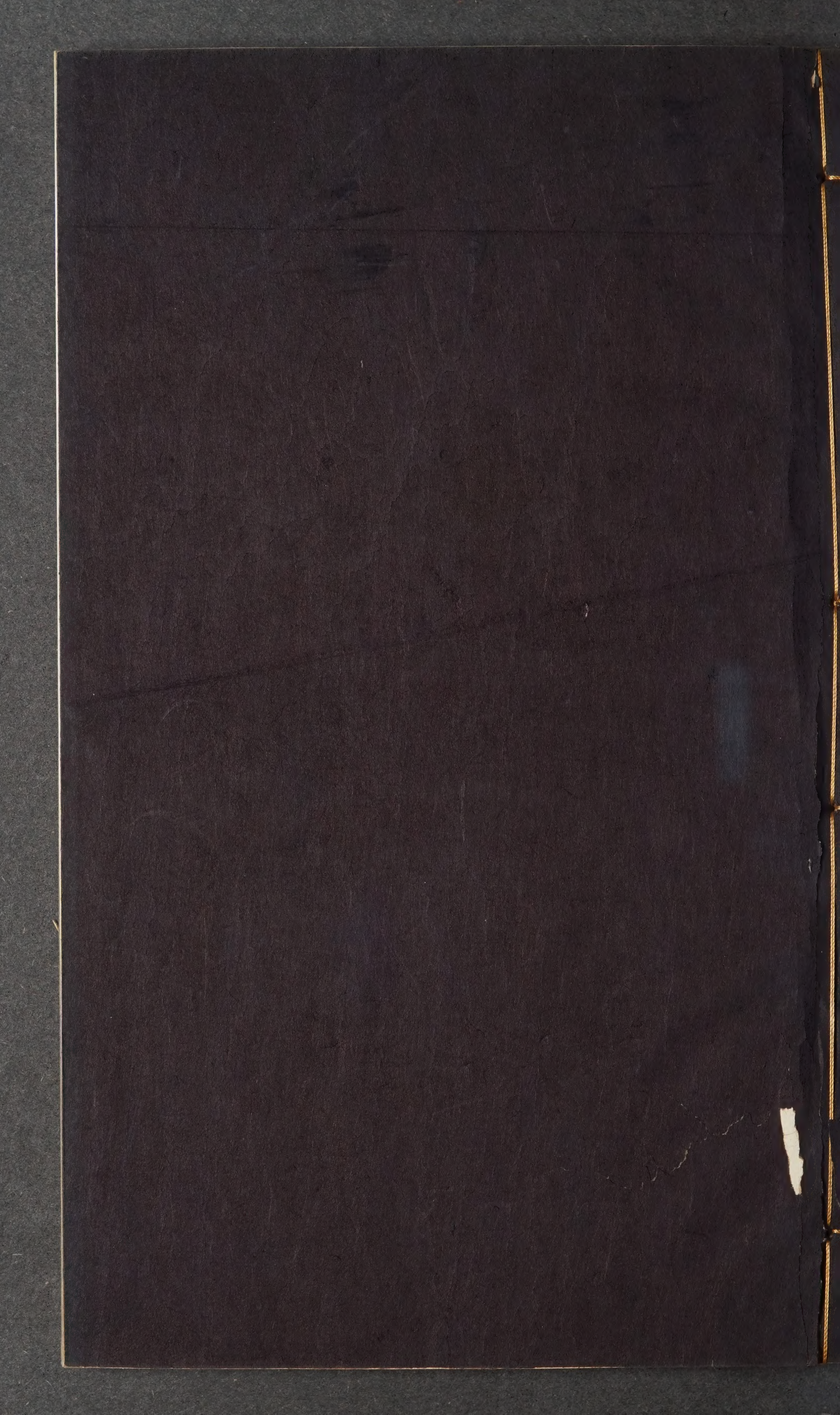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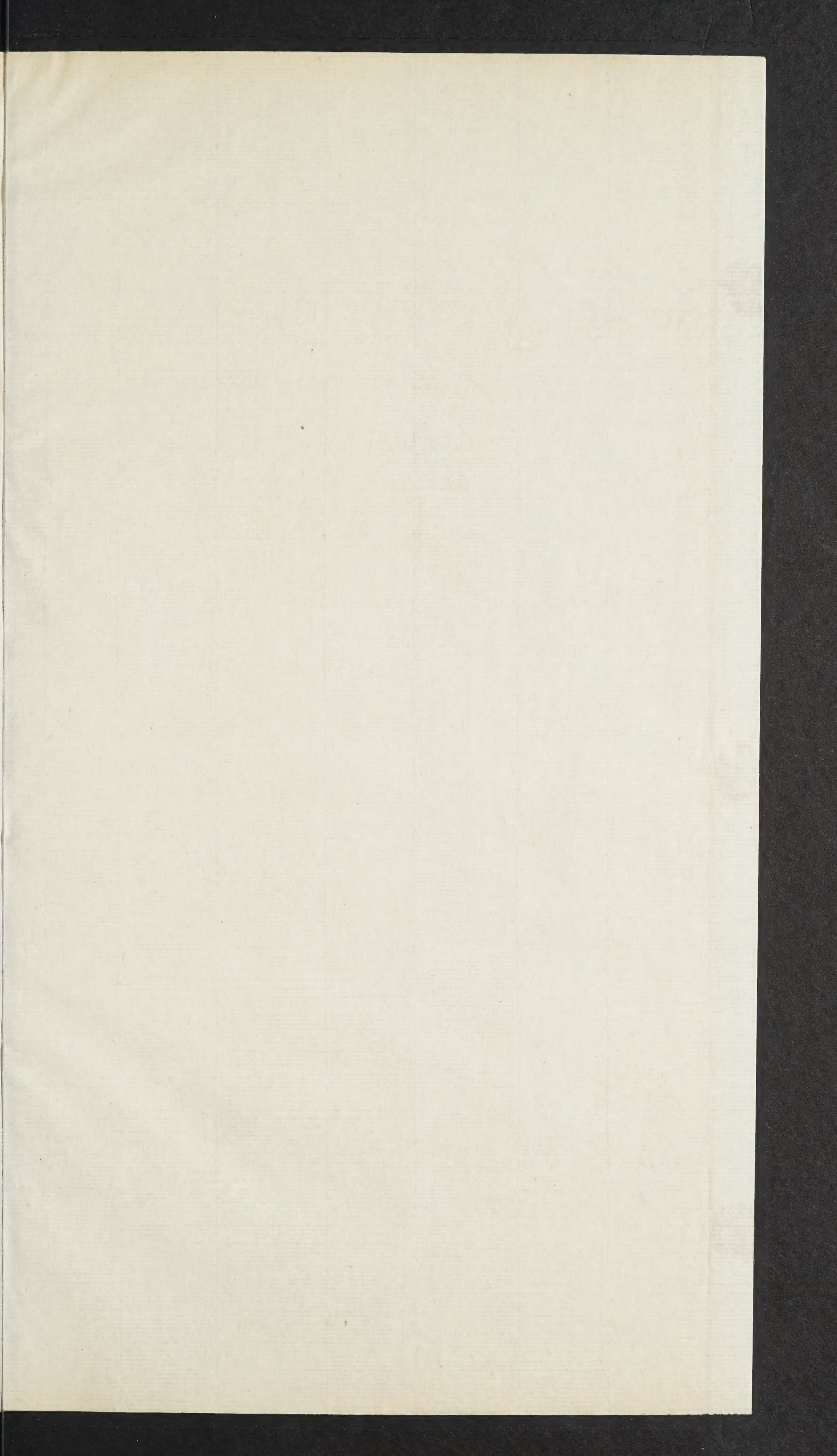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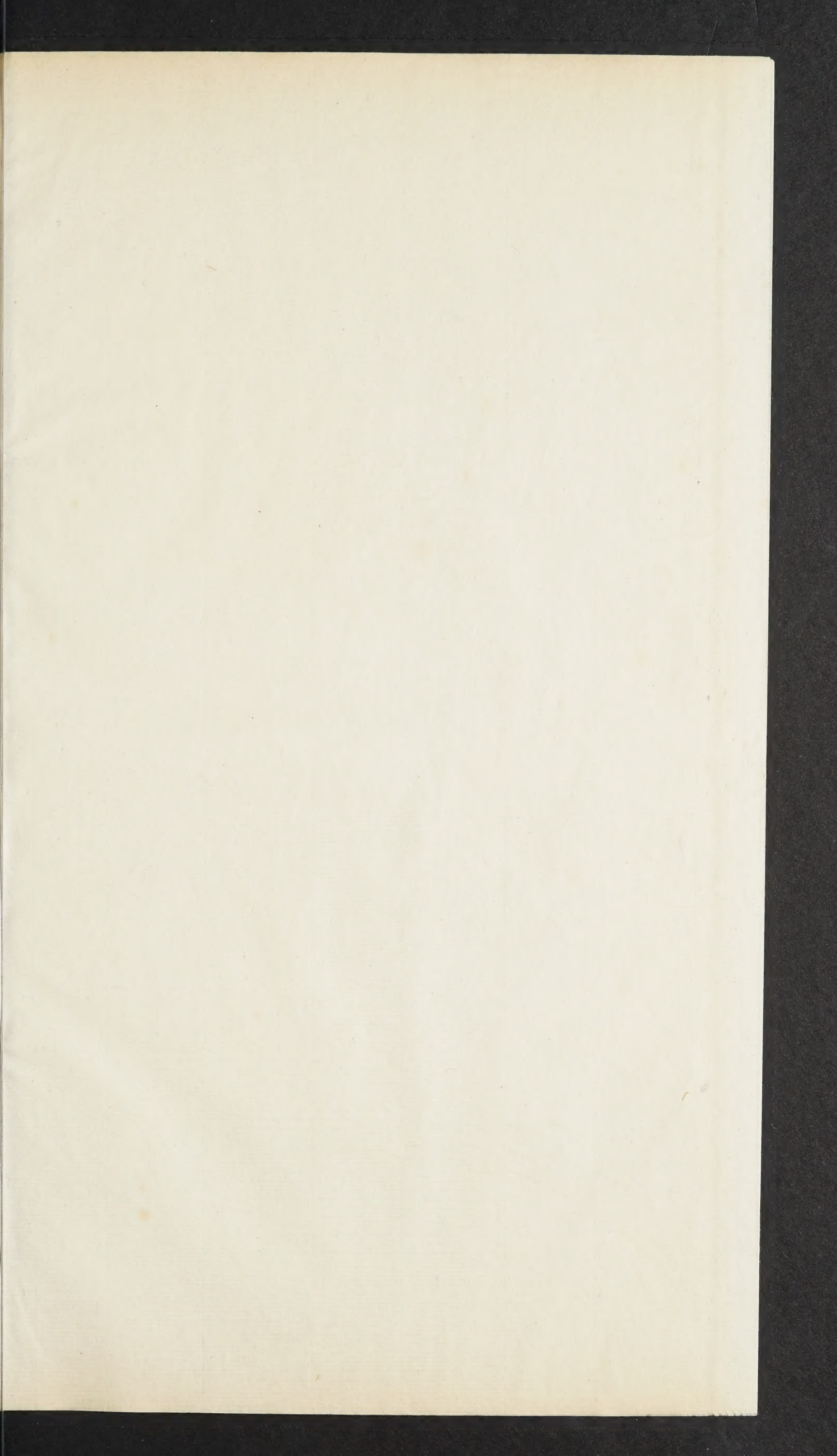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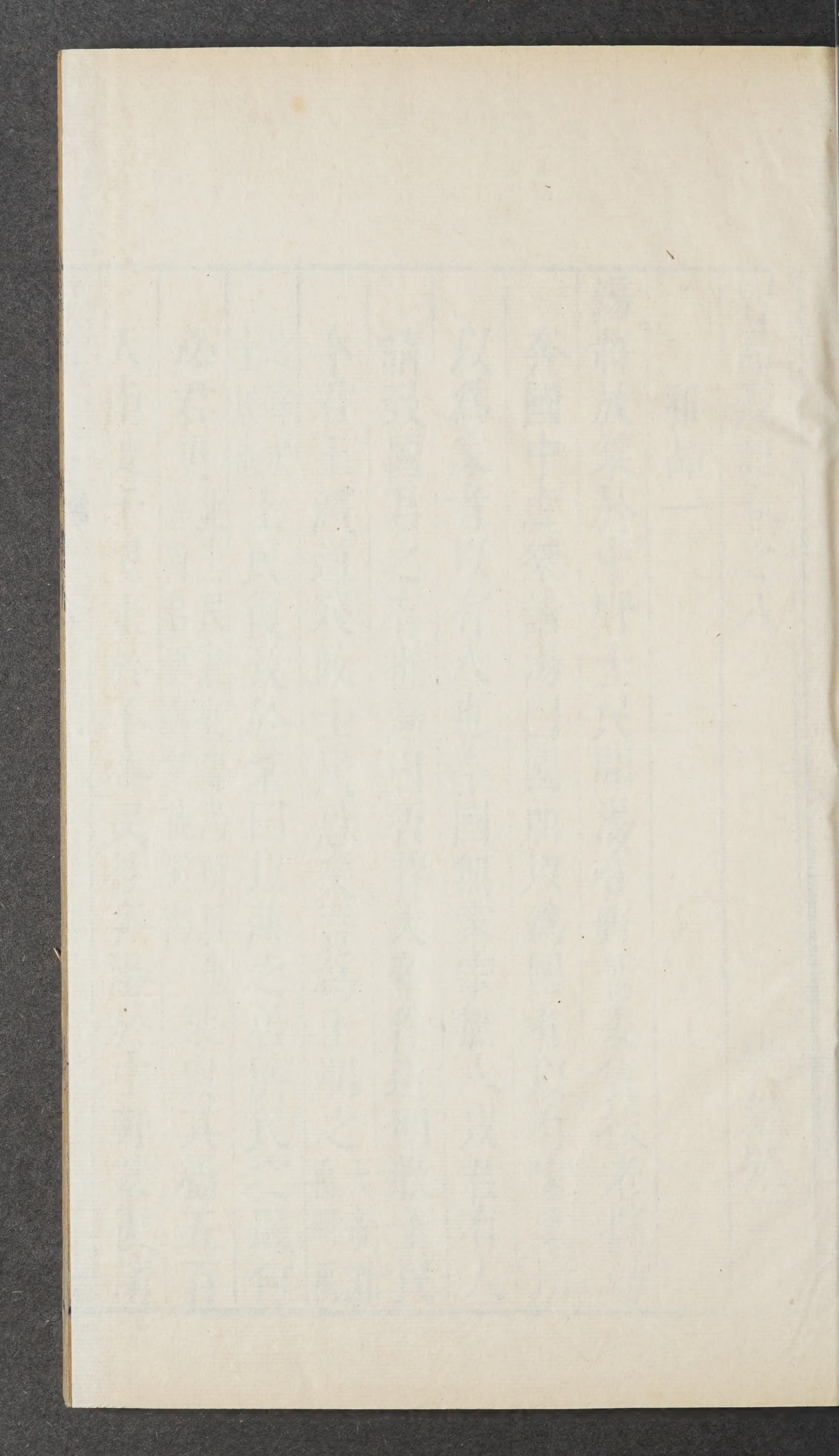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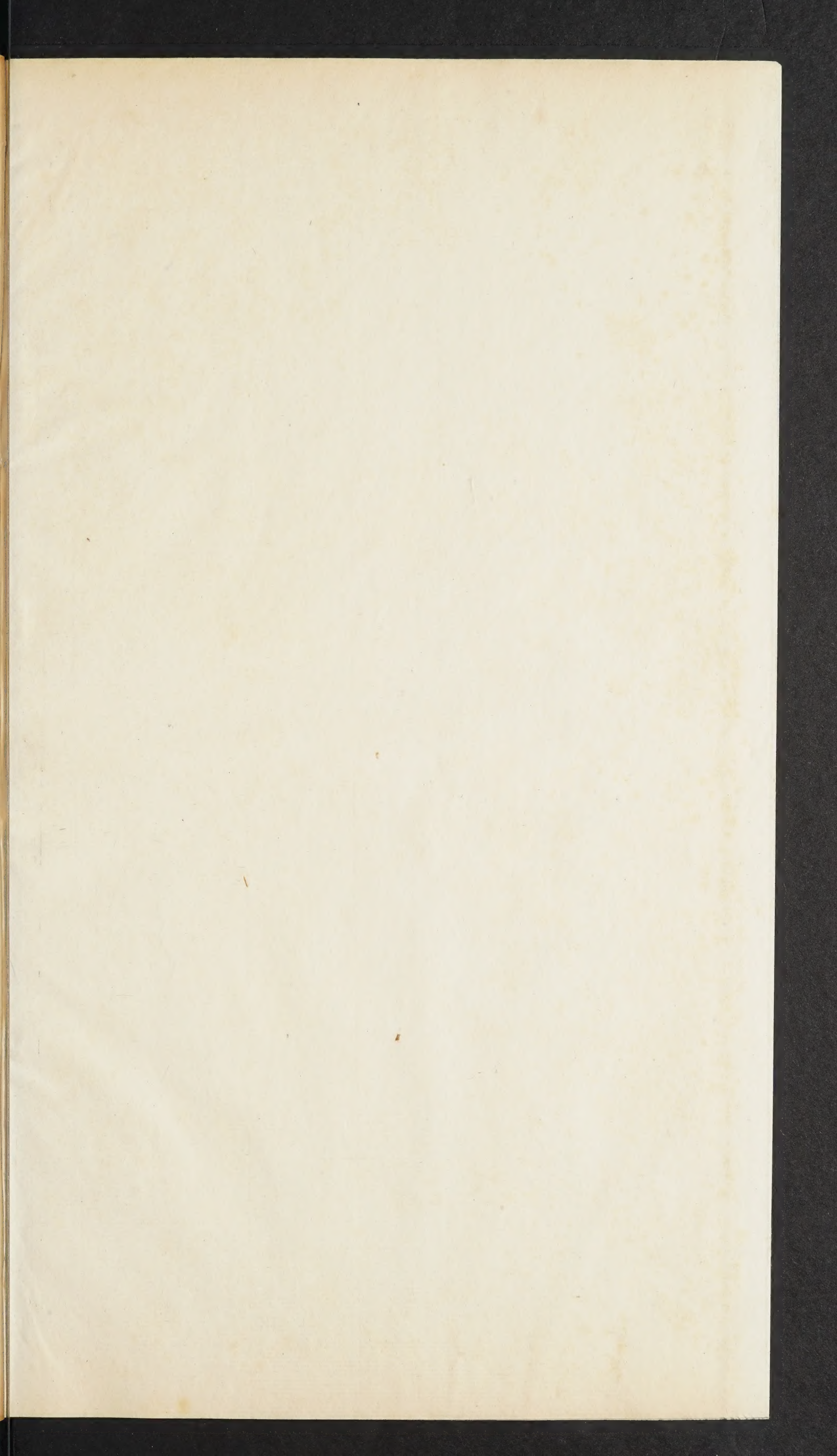












智品漫記卷之八　　　　　　　　樊維城

雅品一

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家無人以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大帝謂禹明禹之事於士民也）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此士民辭也薄湯所居也言與君更與桀徙避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

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必欲去也）湯曰欲徙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義不非其主有以其惡

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

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曰吾已令膠鬲報以甲子之期報其主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

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藉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内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徯奉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

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强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亾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

請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衞茲父從之
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
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
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
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
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

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晉人伐楚三合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

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輿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

其臣者邪文侯曰爲人君而恐其臣者其罪何如
隨會對曰爲人君而恐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
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授綏下車
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
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

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王其圖之不

聽

景公曰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齊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彼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

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所以臣參
此二人者亦不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
不內矣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
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
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
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
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
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亾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

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此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憮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

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
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
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
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
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
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
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
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

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宄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

臧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焉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焉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見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如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賤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

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
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
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
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
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鄖以吳爲無能爲
也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
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
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

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

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
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
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君君子曰郤百
牢禮也辭尋盟信也免衛難辨也言語之科聖門
推焉魯衛賴焉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
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
子曰敢不分謗乎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
稽首受弓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
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
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
爲主而國於何有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
卜貳圉也衆皆哭吾人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

亾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説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

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
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
貳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
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
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
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
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
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

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
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
謂乎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亾楚人曰
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
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

勸賞也將刑爲之不擧不擧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
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
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
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
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
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
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
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

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則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
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
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
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
也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

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
其後子發獲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
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親決
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
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
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

黄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言之善哉乃罷其兵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之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亾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亾矣若鄭亾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

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亾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

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
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
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
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
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
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
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
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
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也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

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勧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
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
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人謂土耦
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
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眞耳今子東園之
桃也刻子以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
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
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
不敢西向秦

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兵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

令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
之奴隷兒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
諸君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
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
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
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
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
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

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媿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何足効哉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

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

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

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
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
爲然遂善待之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胥亾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
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
韓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張旄曰韓則割而從
其所强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强與其所
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强與其所不怨張旄
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亾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刼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

立爲沛公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王以故得完
初張賀嘗爲弟安世稱曾孫之才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

扶陽侯韋賢薨長子弘以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爲後玄成知非賢雅意卽佯狂不應詔大鴻臚奏狀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有詔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左馮翊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
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
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
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
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轉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
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
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
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慰薦

郡中翕然莫不轉相勅厲不敢犯
潁川守韓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
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
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
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
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
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
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漢元帝不喜太子史丹爲傅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乃若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

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成帝常遊後庭欲與班倢伃同輦辭曰視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飛燕譖倢伃呪詛於是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倢伃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

王尊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

求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文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郇越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芳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芳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

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
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初宛人卓茂寛仁恭愛行已在清濁之間哀平間爲
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
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
茂曰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
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
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且歸念之茂爲令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都丞密人

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勑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餼恂出迎於

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巳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

漢明帝時帝弟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隗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隗仰而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

帝歎息良久儵亦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宮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柰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

考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

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輙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輙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旣至謂巨伯曰大軍

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
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
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
全

朱暉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
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亾後聞其
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其子怪問曰大人
不與父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
吾以信于心也

胡騰字子升桓帝之廵狩南陽也以騰爲護駕從事

時公卿貴戚車駕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
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
史比司隷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
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
張儉亾命望門投止莫不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
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
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
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
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

嘗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
更燃之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爲尋訪
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梁曰無他財願
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共責讓主人
而稱鴻長者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許攸之爲袁氏將也擁部曲不附曹公而有慢言公
大怒欲先伐之羣下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公
横刀于膝作色而言曰許攸慢吾甚卽降吾不忍
與共事也杜襲入欲諫公逆謂之曰卿言許攸事
邪吾計定矣卿勿復言襲曰若將軍計是邪臣方

助將軍成之若將軍計非邪雖成宜改之將軍逆
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闕乎公曰許攸監子終不
可置襲曰將軍謂許攸何如人邪公曰凡人耳襲
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
方今豺狼當路而狐貍是先人將謂將軍避彊攻
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
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許子何足
勞神武哉言畢趨出公曰善乃弗伐攸而厚撫之
攸卒歸服君子曰漢祖不殺雍齒而侯先之子緒
知此意矣大敵未克而私讐殺士非伯王之槩也

昔公之西征也太子居守前幽州刺史常林爲太子
功曹會田銀蘇伯反幽冀煽動太子欲自討之林
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而知也北
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
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且大君出征親以監守
付將軍將軍天下之鎮也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
敵一旦輕動遠舉幸而成功將軍之位不益萬一
蹉跌敵乘其後將軍進無所獲退無所據願將軍
思之他日無謂臣林不言也太子從之遣將往征
應時克滅公歸謂林曰伯槐明畧過人社稷之臣

也

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後遜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遜豈可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陸遜初為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皆國家所嘗與共定大事

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正

初劉璋遣別駕張松詣荊州貢方物且以觀變曹公方自矜伐據牀不下松曰荊州雖定吳蜀未附明公宜延攬英雄諮定大計柰何踞見賓客曹公乃下牀答拜松出曹公曰我定都許洛奄舉荊冀如振枯朽豎子乃以區區劍門難我邪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公君子曰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數十年之內而棄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劉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

爲之支黨乃出琦爲江夏太守琦初不欲往問計于諸葛亮亮輙拒塞未與審處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令人去梯因問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乃悟遂往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濵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

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子矣

劉備遣司馬費詩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謂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

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與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拜受

丞相亮約官職脩法制下教曰夫參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植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告啓苟能慕元植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植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相好

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元稹名庶幼宰名和州平名也姓崔

胡濟字偉度

益州之役趙雲與諸葛亮會于成都既定議者以爲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池桑田宜分賜諸將雲諫曰誰爲使君畫此策大事去矣夫國之所須者民有國無民誰與共守且奪民而市恩仁者不爲也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且諸將既有安土之樂各生懷戀誰肯出成都尺寸爲國除賊乎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

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然雖得此空城無所用之先主怳然曰不聞卿言幾悞國家大計即下令各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如故益州雖小由此戶口克實戰禦中原本雲謀也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爲之計衆乃各畱所贈

華歆王朗俱[illegible]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輙難之朗

日𠉀尚寛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曹公有寵子未知其孰立一日遣五官將與臨菑侯各出鄴城一門而密勅門吏不得出以觀其能否至門不得出而還植用楊脩計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公喜以爲可立大事特見

寵異幾爲太子矣植退而憂曰此禍之始也吾上不能爲泰伯下不能爲季子何以拒大君之意于是任性而行不自彫勵一日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以怒公公果大怒公車令坐死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奇今私出開吾司馬門是使吾法不信于諸侯也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少衰植曰猶未也恣情自汚飲酒不節公征蜀以植行征虜將軍事呼有所戒勑植醉不能受命公悔而罷之曰此兒果不足付大事公薨植深自損抑守藩臣之禮丕猶忌之法旣峻迫制從減削十一年中而三

徙都植豁如也人莫悟其意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吳主嫁從女女顧氏甥也召雍父子及孫譚劇飲是日吳主極歡曰吾弟昔從吾征伐今不幸不見嫁女也猶幸孤見之諸君其起舞孤自擊節孤今以醉送吾女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飲酒三起

舞舞猶不已雍內怒之然奉詔不敢發明日召譚
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
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
忠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
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得舞不復止雖爲
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敗吾家門者必汝
也旣而唾曰吾不能爲申屠丞相檄取汝頭遂向
壁卧不食譚袒免因父叔乞罪乃見遣吳主聞之
曰此孤之過也其下令凡宴會公卿不得自起舞
君子謂顧公於是有萬石之愼矣

葛恪之拒魏也殺其太守一人沒其衆數萬獲車
乘牛馬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陽都侯
賜黄金百斤鹿馬二百匹繒布各萬疋恪遂有輕
敵之心復欲大舉而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
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
今敵政在私門外内猜隔兵挫於外民怨於内自
曹操以來彼之亾形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大舉伐
之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虚重東則西
輕以練實之軍乘虚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
大臣皆曰維輕恪躁必無成功同辭諫之弗聽中

大夫蔣延爭曰大軍數出勝則民勞敗則國弊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亾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所獲不補所喪况未必獲也恪怒扶延出延謂人曰太傅不幸而戰勝戰勝則氣驕氣驕則慮踈以慮踈驕氣身且不免何有於國乎

賈逵素爲曹休所忌初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侮易諸將不可居督帝乃止皖之敗吳人遣兵斷夾石休不能歸時逵軍於東關得報歎曰我固知曹征東之敗也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征東縣軍深入此兵法之所忌也乃部署諸將水陸並

進左右請曰曹征東昔諸將軍不得督者十年今
幸可假手矣奈何救之逵曰不然征東若亾賊將
乘我之弊遺國家之憂今者之敗我與征東共之
也豈可以私怨而傷大計乎趣諸將發左右復請
曰今賊斷夾石其銳莫當將軍獨不爲身計乎逵
曰軍敗于外路絕于内進不得戰退不得歸安危
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
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志也乃兼道進軍多設
旗鼓爲疑兵吴人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
乃得還君子謂賈逵于是乎忠矣忘怨振急走敵

全軍忠之至也休歎曰梁道長者休何面目見梁
道遂發癰死

車騎將軍王淩督揚州外甥令狐愚爲兖州刺史屯
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衆太傅之誅曹爽也
事權日歸父子盤據將不利于社稷二人謀曰吾
二人受魏重恩今主幼制于彊臣若不更立長主
終無以制其命而奪之權楚王彪長而才共迎立
之以與曹氏計定淩乃遣人造其子廣曰主幼臣
彊王室日弱楚王有智勇立之必能制懿曹氏未
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

王字也正應此謠今王舉事汝當爲備廣報曰凡舉大事雖順天命亦本人情曹爽止以驕奢失民動見斬戮百姓安之莫或之哀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爲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舉須應時勿爲禍始弗聽愚遣人通意于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王亦陰知其計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使未還愚疾是時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又斗吳分也吳楚同占當

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會吳人塞涂水淩欲因此
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淩陰謀滋甚遣
將軍楊弘以其事告兗州刺史黄華二人以白太
傅太傅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大軍掩至百尺偪淩
淩自知勢窮慨然曰吾不能生殺賊死而有知吾
爲國家報之其年八月太傅之疾也果淩爲厲太
傅乃窮治其事賜彪死相連族者甚衆生縛廣麾
下引見太傅以廣常有書諫淩先言不坐勞廣曰
彥雲早聽卿言不及也廣正色對曰廣父非反也
廣所以勸父弗舉者欲須時耳且太傅之意未可

知也欲兩存之以觀其釁廣父不幸舉不當而敗

廣父太傅之賊而曹氏之忠臣也廣太傅之忠臣

而父之賊也賊父以求生廣不爲也伏劒而死初

太傅常從容問蔣濟淩父子何如人濟曰淩文武

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而悔之

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

王淩之妹坐淩事當并誅使者收𠋫甚急淮使戒

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叩頭請淮上表留

妻淮不從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淮

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于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其母既亾則無五子五子君殞亦復無淮今輒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宣王乃表特原淮妻

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陳留王立賜羊祜爵關中侯邑百戸祜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

羊祜慨然有吞吳之心知必土崩益修懷柔每與吳
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
詐之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略吳二兒爲
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覬等來降二
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
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
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
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
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
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

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魏陳羣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前後數上封事輙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後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按趙母魏桐鄉令虞韙妻此語與淮南子同

許允爲吏部選郡守帝疑其所用失次召入詰罪之
婦阮氏跣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
允領之而入卒用其指得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
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
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
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
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
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
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
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兒從

之大將軍最猜忌二十卒免于禍者母之謀也
楊駿專權自恣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
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
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疎外可以不
與俱亾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
而憚駿黄門董猛始在東宮嘗給事賈后乃與李
肇孟觀及楚王瑋等謀討駿於是親黨皆夷三族
亾者數千人
或問盧欽曰徐公（名邈）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州
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

用事貴清潔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
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
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
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元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
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
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
之相也

蘇峻時孔羣在横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
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横塘之憾羣答曰德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
遂搆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
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
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
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
宰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
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

曰今日共爲歡卿何郤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
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
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
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穎等不自得
而退

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
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
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千金終不敢言也謂
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則嘉言自至
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二等

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趙兵趙鎮戍歸逖者甚衆逖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在任子後在趙者皆聽兩屬塢主皆感恩自河以南多叛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河北之計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許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勒

微時與李陽隣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

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

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

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

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宮殿既成初有門戶

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

執法馮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

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

而不罪

石勒既殺王浚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賄賂交錯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僇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粗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哉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孫也勒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及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

徐光它日承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有

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肢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張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疑誠和好卿能保之乎對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

者之變况鄯州乎矅曰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愼沙門道研繞貲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桓温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

欲移洛陽鐘虡遁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也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王猛佐秦時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

秦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秦秦不起至是秦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秦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襃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

秦王興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鎮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傉檀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

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二千餘家情之所
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
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
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
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
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輿以爲尚書
傉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
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武始爲
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
永久傉檀善之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崎嶇從事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大著聲績宋主遣呂玄伯刺之詐爲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探其懷得尺刀玄伯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

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我以仁義爲扞蔽
又何憂乎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高允仕魏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
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乎諱乎
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黑子不聽卒致罪戮
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崔浩信待勸浩
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
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
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景穆召
允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

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事皆制於浩請赦允帝問曰國書皆浩所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而臣尤多帝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景穆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皆云是浩作允曰臣罪應滅族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不問臣臣實不敢迷亂帝顧謂景穆曰此亦人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時帝怒甚勑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上而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允見曰浩之所坐若更

有餘釁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致大
帝大怒命介士執允先是允奉敕以經授景穆景
穆太子甚重之故允終賴景穆得以無死而浩竟
滅族餘皆身死免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
乎允退而語人曰吾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
子故也

魏以高允爲中書令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
屏人極論魏主謂羣臣曰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
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
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

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魏主乃拜允中書令嘗呼
令公而不名雅嘗言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
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
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内文明
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
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予亦
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
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
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
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

固未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馮良字君郎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腐朽衣裳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

王僕射子愀之被召爲秘書郎僕射爲求奉朝請語愀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嘗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子業之世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及宋主彧立而子勛遂稱帝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叛者親戚布在宫省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

六軍精勇清蕩可必但臣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

蕭道成以謝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爲侍中後王敬則勒兵殿庭迫宋主出居別宮禪位於齊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已遂朝服步出

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玆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姦佞讃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數日御

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
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不負楊臨賀
肯負國乎 唐元和四年

齊王欲以王晞爲侍郎固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
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
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倡
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
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
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

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强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陳討周迪于臨川迪陰與留異相結而寶應以異女爲妻亦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陳主爲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恐禍及已乃着居

士服居東山寺實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曰
吾命有所懸縱火者自救之後實應以反敗伏誅
陳主命護軍章昭達禮遣寄詣建康既見勞之曰
管寧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
周主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皆由宦者奏
之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殺
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内史元巖歎曰臧洪同死
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
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
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召賜食而罷之

長城之役汾州胡千餘人亾叛隋主召汾州刺史韋
冲問之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守不稱所致臣請以
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冲綏懷叛者
月餘皆至
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
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禽阿波上書
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
梟首武陽公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
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
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

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之以示廣大隋主從之

隋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公義命皆舁置廳事身自省問病者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皆慚謝風俗遂變後遷并州訟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隋元文都謀誅王世充段達以告世充勒兵執文都殺之李密將入朝至温聞變而還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絶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愚康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

姚思廉遷隋室代王府侍讀唐高祖定京師府僚皆
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
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郤布列階
下高祖義之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
許發兵送入關多少隨所欲淵引見康鞘利受可
汗書禮容盡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
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
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
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貰之不足爲汝

賫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